

无论书写城市还是乡村，青岛作家连谏小说中的人物都带有某种共同的特质——

他们在遍尝悲苦后依然眷恋命运给予的糖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

不写作时买菜做饭料理花草做家务，沉迷于朋友圈的话唠式自恋，写作时完全背对世界的喧嚣，将热气腾腾的尘世集于笔端。这是连谏，一位热切拥抱生活、致力于书写世情与故乡的女性写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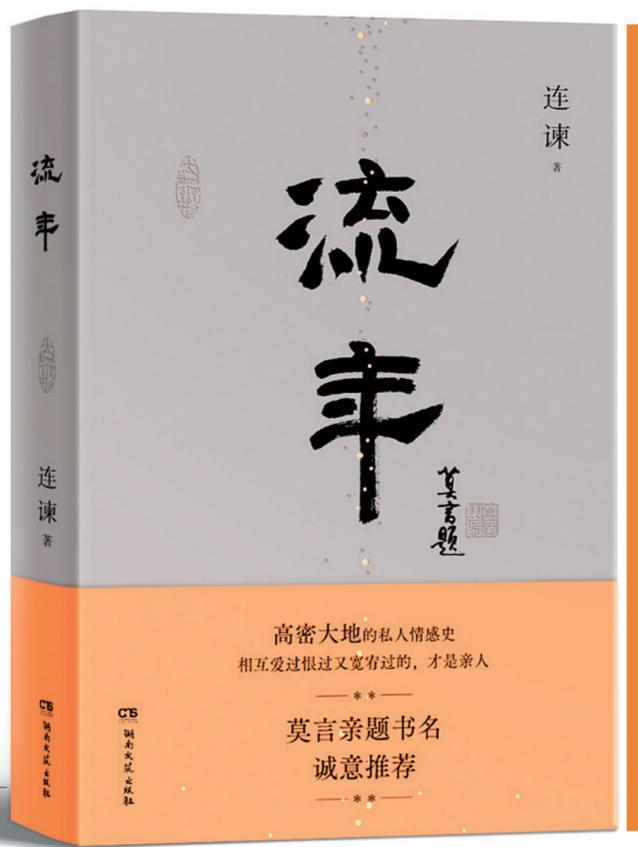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连谏有两本新书出版：《昨日之谜》，继续其驾轻就熟的都市情感写作，《流年》，是对记忆中乡土的一次深情探望，后者她更为看重。她说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心越来越开始向着故乡趋近，这促使她走出都市情感写作的舒适区。

在她看来，世间生命都是成精的泥土，有着各自的修炼阶层，或为植物，或为动物，以不同的生命形态在世間逍遥，死亡就是被打回原形，而她的父老乡亲就是成精的泥土的一部分，来这世上热闹。她书写这些形色各异的人们的情感，欲望、琐碎的生老病死，比之曾经的都市写作更收敛与克制。

如同她的同乡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，连谏的起风镇也风物渐长、人物日盛。从2022年面世的《迁徙的人》到这部《流年》，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努力抗争命运的摆布，却无力挣脱时代洪流的裹挟，他们庸碌、渺小、甚至卑下，但在连谏眼中，却有着美得像星辰一样闪耀的光芒。

如果说《迁徙的人》是连谏写作走上归乡路的起点，那么《流年》中的五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的故事，则让她回到故乡。她字斟句酌地拿捏乡音的秩序和节奏，并特别选择在平板电脑上写作，因为没有了键盘，书写的局限会让句式愈发简洁，最终跨度60年的故事只用了11万字。用最少的字写最跌宕传神的故事，这是连谏始终追寻的文字美德，她以此表达对文字的敬畏，以及对故乡书写的郑重。

从书写都市婚恋情感的圆熟到刻在基因里的故乡的描摹的练达，在连谏的小说里，有一点是不变的，那就是对人、对世界的宽宥与善意的态度，她笔下的人物即便背负了人世间的再多苦难、沉重与不公，依然不会怨天尤人，依然会在遍尝悲苦后眷恋着命运曾经给予的糖。她以此种方式试图让这个尖锐锋利的世界变得圆融而温和。



我和故乡的每一个人，都是高密这片大地上灰飞烟灭的泥土，我们行色匆匆，低笑轻语，脚踏大地，眼望星辰，蝼蚁般下意识地建设人生，就像不知道死亡终会将自己两手空空地带走。

——连谏

《流年》
连谏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

对话连谏

关于写作的“五年计划”

“写城市是内心的恣意汪洋，写乡村是精神上的锦衣夜行”

青报读书：五年前一次采访中，您说会不自觉地给自己划分创作阶段，这样看来，从2022年《迁徙的人》面世，到2023年《流年》出版，是否可以看作是写作题材向故乡转移，由城市转向乡村的一个重要阶段？

连谏：我是个悲观主义者，认为自己活不长，年轻的时候尤其甚，所以，我不设立什么终生梦想。人生计划，都是五年五年的来，总是胸无大志的样子，但也不觉得不好，这样，迫使我专注做好手头事，具有匠人精神。

搞文学艺术的，很鄙视匠人这两个字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，匠人意味着模仿，流俗，重复，没有创新精神和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但在训练对文字的驾驭上，我觉得匠人精神很好，现在的我不堪回首去看自己2005年以前的文字，觉得青涩矫情，在键盘上敲打了超过四个五年后，我已能接受自己现在的文字。

也是经历了这么多个五年之后，我才敢动手写故乡的一切人事与风物，对故乡写作的瑟缩不前，在我，就像离家多年的游子走在回乡路上，总有些近乡情怯，唯恐笔力不足，暗淡了故乡在记忆中那一抹明媚而又温暖的亮黄。在我记忆里，故乡的颜色，是亮黄色的，像红彤彤的夕阳普照着成熟的谷子地，泛着橘色的光芒。

《迁徙的人》是2022年初出版的，但我是2019年开始写的它。从我的笔开始触碰到故乡到今年的《流年》，又一个五年已经快过去了，这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五年，跟着思维乱跑，我必须写下这些故事，它们是故乡的一部分，在我的身体里跌宕来去，犹如潮水荡漾，只有写完它，我的内心才能平静下来。

但这两本书的出版，不意味着我的创作将会由城市走向乡村，只能说，我终于敢触碰乡村题材了，把乡村也纳入我的可书写领域，让我的取材范围更广阔。写城市是我内心的恣意汪洋，写乡村是我精神上的锦衣夜行。

青报读书：莫言说，“每个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，离开了这个地方，便离开了他生活的土壤，理解便无从谈起。”您是否更期待人们对于作家连谏的理解也从她生活的土壤谈起（类似莫言的东北乡），比如“起风镇”，而非一直以来大家心目中的情感写作天后？

连谏：我出生在高密，但对这个世界的审美，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建立，是在青岛完成的。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矛盾体，我生活在青岛这座沿海城市，内心却时常觉得自己是个农民，走在街上，看到路边有一小块地荒着，我就会觉得可惜，恨不能去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粮食。

我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这样理解我：一个从高密来到青岛这座现代都市的乡下姑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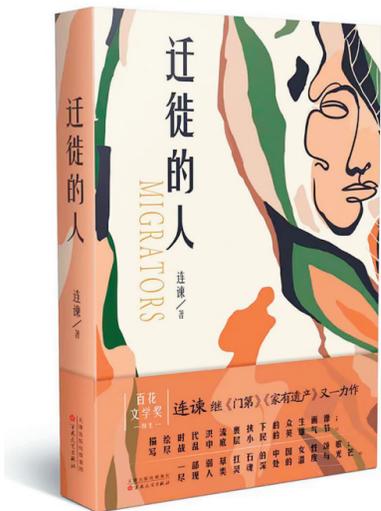
故乡高密和青岛这两个地方都给了我足够的能量加持，成就现在的自己。

经常看到媒体上称我为“情感天后”，对这个称谓，我很羞愧，也不知它是怎么来的，或许因为我之前给期刊写情感小说吧。所以，“情感天后”这个称呼，并不让我感觉骄傲，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画地为牢；相对而言，我对人性，对社会，对世间万物，更加好奇而好学，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，我愿意穷尽一生做它的好学生，把我所学所得，用文字呈现出来。

写惊动了生命的记忆

“我的每一部作品，归根结底都是在试图穿越这虚拟的芸芸众生，探寻人性的光芒”

青报读书：无论是《迁徙的人》还是《流年》，都有从童



《迁徙的人》
连谏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2



《昨日之谜》
连谏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3

年记忆中的所见所闻、耳濡目染中汲取素材和养分。好像许多作家都是如此，从自身经验和记忆出发来写作。记得福克纳曾说，我们童年的经验永远都不会耗尽。因为在不同的年龄回望过去，都会获得不同的认知和细节的发现。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，当下的您，从那些过往的经验和记忆中收获的，和最想要表达传达的是什么？

连谏：这两部小说，都取材于我对故乡的零星记忆，或是即将在岁月的长河中随风而逝的一些零星记忆，它们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，经年不散，说明它是以惊动的方式进入我生命的。

确实，如福克纳所说，在不同的年龄，回望这些记忆，给我们的触动都是不一样的，比如《迁徙的人》中葛锦绣的原型，就是我爷爷的堂妹，后来回乡，都是站在村头看看就走了，因为我爷爷不许她进村，包括我爷爷去世，她回来奔丧，也是站在村口眼睁睁看着送葬队伍远去而不能加入……小时候心智未开，听了觉得解气，现在回头去看，觉得心酸，觉得可怜。这种可怜，不是针对某个人，而是对众生，成长让我懂得了悲悯。

通过书写这些记忆，我理解了时代的力量，在时代洪流面前，个人渺小又无助，不可能幸免于时代大潮的裹挟，即便如此，好人依然是社会主流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生力军，不管时代如何糟糕，人性的光芒部分都是人类这个群体的希望，哪怕只有豆丁大小，也能汇聚成耀眼的光芒，也正是因此，我们才配得上这一生而为人的人生旅程。我的每一部作品，不管是写乡村还是写都市，不管是写苦难还是写人生历劫，归根结底都是在试图穿越这虚拟的芸芸众生，探寻人性的光芒。

结局绝不会跑偏的创作

“我想要解读的生活本质比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更复杂，比如人性的幽暗与美好的并存”

青报读书：在读《昨日之谜》时，读者会想，如果洪雪娇没有在丈夫谢福哉面前信口胡诌孩子的身世，主人公“我”谢磅礴在童年时没有乱玩床柜里的“白气球”，那把钥匙也没有被范小舟发现，每个人物的命运是否会不同；《流年》读到最后一篇《亲缘记》，也是一样，读者会想，如果李老汉没有去寻回女儿“福”，曲晓鸽也没有将那只玉手镯据为己有，故事的结局会改写吗？然而命运的齿轮一经转动，便已注定。作家在写作之初是否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戏剧性的构架？

连谏：我的小说，在写之前，框架都是已经搭好了的，甚至有些细节，也都已丰满而成熟地贮藏在我心里，在我内心深处生长了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长成了一棵丰茂的大树，开始创作，就是坐在电脑前，把它输出就行了，但在输出过程中，思维也是千变万化的，也会跑偏，但结尾不会跑偏，因为故事的结尾就是我输出观点的终点，它是万不可以跑偏的。

小说中我也说过这句话：人生没有如果。这句话，对我，太警醒，说残酷一点就是人生没有回头路，这迫使我要认真面对我的生活，半点马虎都不能有，因为人生没有如果。

这两个故事的架构，也是在人生没有如果的基础上，但所有人的人生，都是由无数个不能回头的如果组成的。我们现在过着的人生，不过是从无数个如果中选择其中一个如果而已，没有成为悲剧，是在选择这个如果的时候比较慎重，回避了它可能出现的悲剧性如果。

青报读书：不论是书写现实抑或过往，您的每一部小说的叙事似乎都带有类似的宿命感，这是您想要揭示的生活的本质吗？

连谏：是的，但我要解读的生活本质比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更复杂，比如人性的幽暗与美好的并存，它的复杂，是多少文字都无法阐述清楚的。有句话说，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么千万个作家书写生活，就有千万种生活的样貌呈现，每一种生活的样子，都是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表达。

青报读书：有人说作家都是雌雄同体（《昨日之谜》就使用了男性第一人称的视角），您认同这种说法吗？

都说文学是用来共情的，女性是不是更容易与读者形成共情？

连谏：男人和女人，除了生理结构不同，人性都是相通的，我认同作家都是雌雄同体这个说法。但在男女情色方面，不管是男人写女人，还是女人写男人，都隔着一层朦胧薄纸，因为女人无法透彻地体验男性，男性也无法体验女性，不能体验的人生，是无法感同身受的。

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，代入女性内心世界更容易一些，也会成为下意识，所以，我写女性比写男性更鲜活生动。

在我的理解中，阅读文学作品，和看电视看电影一样，是一种爱好性质的消闲，在消闲同时获得精神愉悦，或者说得到精神抚慰，这种抚慰，就是共情。作品与读者之间达成共情的能量越强，作者的书写功力越深，女作家并没有抵达这种功力的捷径。能否与读者达成共情，是作家必须抵达的及格线。

选择宽宥的主人公们

“对人、对世界多一些慈悲的包容，会让这个锋利的世界圆融而温和”

青报读书：有一点必须提及，是您小说中几乎未曾显现和描述过的一种情绪：极端的怨怒和仇恨。《昨日之谜》中，即便遭遇了诸多不幸，最终也只有男主人公的自省和谢罪，小说自始至终都在貌似轻简跳跃的语言叙事中讲述；《流年》更是如此，面对命运弄人，人生苦难，年轻时的李老汉感叹世间真好；年老时的李老汉开导为他鸣不平的人；欠下的总是要还的，舒心地闭眼；轮到孙辈的李第一，也选择了宽宥，说：宽宥自己，是尝过再多苦也眷恋着这个世界曾给过的糖……还有那个很特别的比喻：“人生像巨大的创可贴，一层又一层地糊在他心上，是沉甸甸的、伤痕累累的愉快。”想知道，是因为不能承受生命之“重”，所以才刻意在写作中诉之以“轻”吗？

连谏：在我所有的作品中，我都从不书写极端的怨怒和仇恨。因为我不喜欢仇恨。

很多年前，我就不喜欢阅读关于复仇的文学作品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心智的成熟，我对所有复仇的文艺作品都很排斥。仇恨是一剂毒药，对自己的伤害，远远大于要被报复的那个人，所以，尽管小说作品要有爱恨情仇才能形成故事的路线，作品中的人物会在爱恨情仇中挣扎煎熬，但我最终都会让我的主人公们选择宽宥。

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仇恨，就像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武器。所有输出仇恨的文艺作品都是精神毒品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苦的，穷人以为有钱了就会幸福快乐，却不知道有钱人的痛苦沉重，因为钱都无解的痛苦，才是真的痛苦。

希望阅读我作品的人，学会换位思考，没有换位思考的人生，是动物性的人生；学会自省，不自省的人生，是远离成长、远离神性的人生。对人、对世界多一些慈悲的包容，会让这个锋利的世界圆融而温和。

《昨日之谜》的行文虽然诙谐俏皮，但《昨日之谜》是忧伤的，我经常写着写着就难过起来。我不喜欢用愁云惨雾式的文字书写忧伤，这样会陷入刻意卖惨的煽情，相反，我希望我塑造的人物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，把自己赤裸裸地坦诚在读者面前，而不是一个被矫饰的情绪装饰在读者面前的角色。真诚永远是打动读者的不二法宝。

不管是《昨日之谜》中的谢磅礴还是《流年》中的李第一，他们背负的生活都太沉重了，写作的时候，我必须让他们轻起来，否则读者会被沉重压得透不过气的，以轻盈重，就如米兰·昆德拉的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的“轻”，这种必然会坠落成齑粉的轻，令我黯然泪下。